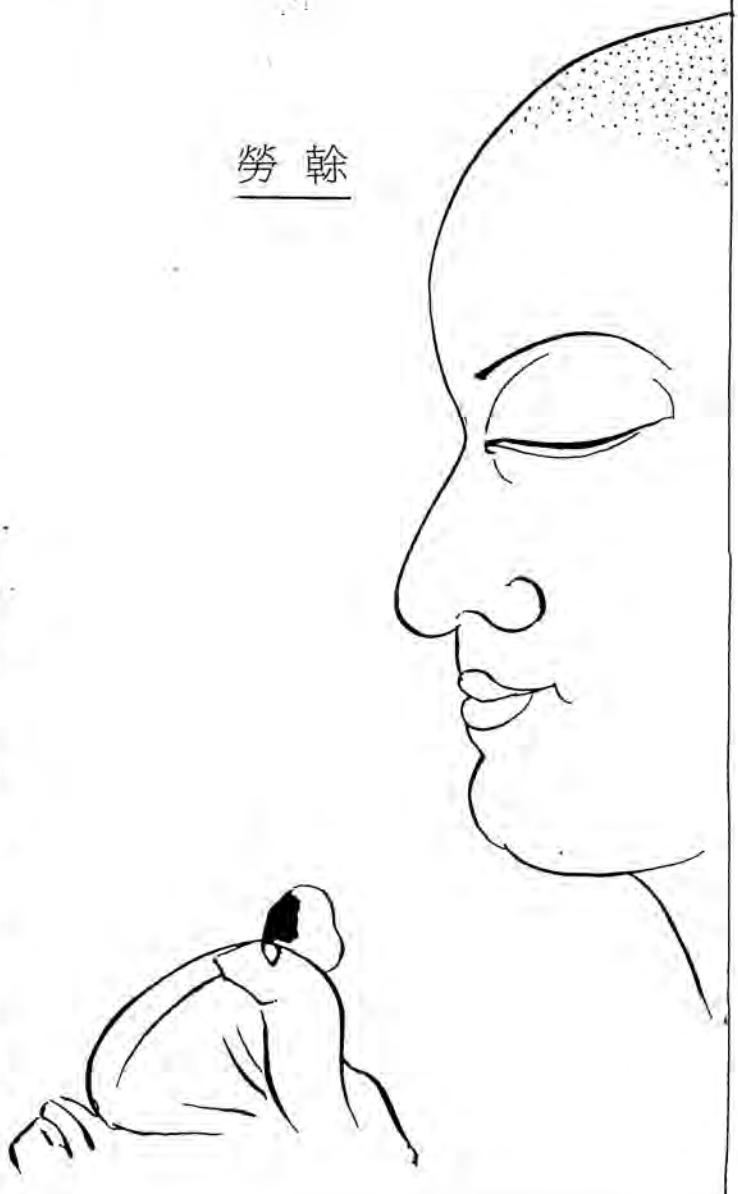
佛教的異化與佛教前途

勞榦



就目前來說，是一個宗教大危機的時候，爲了拯救世界上的宗教，以免全世界的社會價值觀念，陷於沈淪，我們不僅只是自了，而是要憑著偉大的悲憫胸懷，來擔負人類前途的重任。科學與宗教的衝突，誠然是無可避免的。環顧宇內，一方面能夠化解宗教的衝突，另一方面卻要擔當復興宗教的重任，除去盡力佛教的實行與廣佈以外，別無選擇。佛教是平等的，是自由的，是和平的，是博愛的。佛教也規律自己，佛教也尊重別人。佛教只求化度衆生，佛教決無「信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如不跟我來，就已定罪」這種觀念。憑這種寬容大度，普天之下，具有佛教這種胸襟的，確實不多。

在這裡還要稍稍的解釋一下，不錯，在佛教教義中，謗佛之罪仍是相當大的。不過佛教從未說過只有歸依佛教才是通天堂的道路，也沒說過不信佛教的不論如何道德高尚，行善積極，也完全要沈淪。依照佛教的原則，外道中人如其道行卓絕，並非佛教信士，只要行善積極，一樣的可以進入天堂（上到諸天），並非如流俗外道所說：「有人念我太陽經，閤家大小免災星，無人念我太陽經，眼前就是地獄門。」（民間流行的《太陽經》）那樣的胸襟褊狹。佛教認爲天堂仍在六道輪迴之內。所有福報，俱賴因緣。福報因緣，俱有窮盡，不僅百年富貴，宛如朝露；即使千年仙籙，也是轉眼成空。佛教是承認外道所有的天國是可能的。只是在這大千世界裡面，凡屬一切存在的事物，也就是所謂萬有，都具有「成、住、壞、空」也包括「天堂」在內，並非永恆不壞的。佛陀要指示衆生大千萬有的究竟，決不想欺騙衆生。佛陀知道從無到有，從有到無，都是無常的。只有打開了有和無的界限，才能達到眞正自由的世界；只有放棄所有的執著，才能抹去衆苦的循環。無疑的，這裡需要知行合一的覺悟，而且這種覺悟是以社會爲主體的，而非以個人爲主體的。

爲了準備完成全人類的復興宗教和整飾宗教的偉大使命，第一步就先要樹立一個壯大、積極、堅強、團結的佛教，才能發生力量，現今佛教雖然已有復興的跡象，但檢討目前處境，仍然尚在「危急存亡之秋」。我們所耽心的，是一些外道，方在努力的蠶食佛教，同時佛教本身的異質化，也會混濁了佛教的純潔。對於當前佛教徒的責任，一方面是要悉心堅守，另一方面還要奮力進攻。一定要把堅強壯大的佛教推行到全世界每一個民族之中，凡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，一定要發願使全人類從釋迦正法之中得救，一定要把佛教的大旗樹立在世界每一個角落，使每一個城市、每一個村莊，都成爲佛教的堡壘，人類的前路方長，只有這樣，才能對得起全人類。在科學與宗教衝突而彷徨之中，只有佛教才能啓發人類的心靈，給予人類實在的光明、眞理和道路。

在中央日報「玫瑰園」中所登記的青年男女中，從各期綜合來看，大致是無宗教的約占百分之五十，佛教約占百分之三十，基督、天主、道教以及其他約占百分之二十。從這個數字來看，使人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可喜的是台灣還有一個相當數量的佛教徒；可懼的是這些號稱爲佛教徒之中，還有若干並非純正的佛教徒，所以確實數量可能還須打些折扣，尤其是無宗教人類的比例太大，而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信徒中，在晚近期間，因爲受到當政者傾向的關係，許多人是侵蝕舊有佛教信徒而來。這些意外的成分，佛教信徒不能不加以警惕，使許多誠實的朋友將來在來生中受到背棄正信的責難。這是我們內心非常不安的

在鄭振煌先生〈從印度佛教的滅亡，看台灣佛教的興盛〉（慧炬三二六、三二七期）一文中看出印度佛教的衰亡，除去僧侶被回教徒殘殺以外，所有信徒仍然生存下去，只是因爲佛教異化的結果，佛教和婆羅門教混合不分。普通信衆只是祈禱神明，不諳佛理，就轉入婆羅門信仰中，成爲現今的印度教，也就是「佛教吠陀化」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，還是印度的階級制度。對於佛教平等的理念比較易於接受。但是巫術和薩滿，在中國

和印度，是同樣的在社會流行者。當然，佛教中的眞言，在純正佛教經典中也保存著。爲了眞言一項是具有高度的神秘性，對於一般信徒具有起信的功能，是不容忽視的（基督教有時也要利用「說方言」，認爲是「神的話」，爲的是同樣的具有神秘性，在心理的功能上，是有用的）。只是過分的偏重眞言，也會發生流弊，而使正宗的佛教異化。其中最顯著的是「乩童」問題，這是三寶以外的外道，對於純正的佛教徒，當然是要畫清界線。

現存佛教宗派之中，仍以禪淨兩支爲主要宗派。禪門趨向不外㈠簡化繁複思想，㈡嚴守戒律。有禪就必需有戒。如不遵戒，便是野禪。這是佛教存廢的根源，一點也不能輕加廢棄的。流俗所傳道濟故事，曲解誇張。雖然也算對於佛教一種宣傳，但利弊參半。從佛教徒的立場來說，寧可減少這種宣傳，不要歪曲禪門的形象。

禪淨兩宗也可以認爲是一體的兩面。而戒律精嚴卻是兩宗的共同要求。禪決非放縱，淨也不是執著，不論任何宗派，其共同要求還是基於悲憫的胸襟，來達到度濟六道的大願。在這個原則之下，保衛正法還是重於一切。佛教教理有宏大的空間，有足夠的彈性。有鑑於印度佛教的衰亡，和目前台灣佛教的發展還不夠理想（未能廣布在當政階層，也未能伸張到山地）。只要是一個佛教徒，爲了向世尊負責，一定要用盡所有的方法，來把正教推行，使得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也就是把消極轉爲積極，把守勢轉爲攻勢。閉戶清修，山中閉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勇敢的佛教徒們，應當勇敢的走向街頭，走入大衆，拿出朝山進香的心情，拿出西行求法的魄力，把純正的佛教推行到全台灣，推行到全亞洲，推行到全世界。

就民族經驗來說，印度北方有一個喜馬拉耶山作爲屏障，只有西方一部分是略爲開放，也有山川作爲防禦。所以印度一般說來，受外力侵犯的次數遠比中國少。除去幾次被征服以外，印度人也大致可享和平之福。從另外一方面說，中國人爲了抵制外患，非武裝自己不可，印度人卻是不需要這樣緊張。這也就是少林寺能在中國出現，而印度不曾出現（當年印度若有許多少林寺聯合起來，不僅許多僧侶的生命可以保住，而且印度的佛教也可以保住了。）這只是「異化」的一個例子，雖然異化，卻也是必要的異化。

佛教到了中國，承受了儒家若干影響，也可以說是一種「異化」。不過這也卻是一個奇蹟。佛教和儒家融會貫通，不僅對於佛教和儒家都沒有損失，而且賦予了兩方的新生命。儒學本來不是一種宗教，其中宗教理論、宗教組織以及宗教儀式都是不完全的。漢代封建制度瓦解，佛教乘時趕來，正好彼此結合，樹立了中國式的佛教社會。佛教在印度時，適合當地社會，不如在中國社會的積極，到了中國，變成更爲「入世」，這就將成爲將來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越南等處的復興根源。爲了配合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發展，我們要認清儒佛結合的未來方向，這不是保守的，而是進取的。循這條正路一定可以成功，而且一定可以作成人類和平與合作的新指示。當然。瞻望將來，完成世界人類上新而合理宗教的建立，我們中華民族也責無旁貸的，要多少盡一臂之力。目前即使距離達到目的還遠，但發願還是必要的。